

東方白獲第二十五屆鹽分地帶文學營 「台灣新文學貢獻獎」

◎ 歐宗智



圖41 東方白獲鹽分地帶新文學貢獻獎。
(文訊雜誌社 提供)

2003年對於以大河小說《浪淘沙》連獲大獎、享譽文壇的旅加作家東方白來說，是頗值得紀念的一年。

許多與東方白同輩的作家早已擱筆，退出了寫作的行列，難得的是，東方白後勁十足，迄今仍筆耕不輟。完成《浪淘沙》這不可能的任務之後，東方白也度過生命中最大的難關，迎向更寬廣的寫作世界，在「文學馬拉松」比賽中，他以後來居上之英姿，持續奔跑向前。2003年，素有「文學僧」之稱的東方白，榮獲第二十五屆鹽分地帶文藝營「台灣新文學貢獻獎」，可謂實至名歸。但他認為，對創作者來說，所有的得獎、榮耀、熱鬧、排場……等，都是身外之物，其得獎感言充滿了使命感：「別問台灣文學能為你帶來多

少名利？應問你能為台灣文學奉獻多少生命？」壯哉斯言，的確令人深思。更令人振奮的是，《浪淘沙》中充分反映台灣歷史際遇的奇女子丘雅信醫師的部分，已決定由民視拍攝成電視劇，這將是熱愛台灣文學者的一大饗宴；此外，《浪淘沙》代表客家族群主角江東蘭的故事，也極有可能接著搬上螢幕，屆時必然盛況可期。

關於「為什麼要寫作」？東方白曾如此自剖：「一個純粹的作家，沒有外在的『誘因』（像『名』、『利』或什麼……）可以誘使他去創作，卻有一股內在的火山爆發力逼使他去寫作，將岩漿噴出之後，才能獲得短暫的安靜，不多久，火山又蠢蠢欲動了……，這說得好聽是『才』，說得不好聽是『病』。此『病』逼他『不得不』繼續創作，否則會因不寫而無聊而憂鬱而發瘋。」東方白說，在完成《浪淘沙》三鉅冊和《真與美》六大冊之後，面臨了生命中的兩次大真空，讓他空虛、沮喪，幾乎找不到生命的動力，但他絕不讓空虛征服，於是有了更長遠的寫作計劃，唯其如此，他才活得下去。所以，洋溢小說趣味的文學自傳《真與美》，繼苦寫十年（1980～1989）的《浪淘沙》而誕生；《真與美》之後，2002年底乃有「後浪淘沙」小說集《魂轎》與中篇小說《小乖的世界》的問世。他甚至已經向聯合副刊預約2007年9月14日的版面，因為他的小說

處女作〈烏鴉錦之役〉正是發表於50年前的1957年同一天，且讓我們期待這台灣文學歷史性的一刻！

東方白深諳「形式的精鍊可以使人成『匠』；內容的深遠則可使人成『家』」之理，是以特別注重作品的思想性，畢竟世上「情的文學」汗牛充棟，「慧的文學」卻鳳毛麟角。東方白寫作以來，其文學觀始終如一。歸納東方白《浪淘沙》、《真與美》及眾多作品的寫作特色，包括「人物生動」、「主題崇高」、「思想性強」、「故事真實而引人」、「以本土語言呈現台灣文學原味」、「顛覆文學形式」……等，在在顯示東方白完全貫徹了「真實而美麗」的文學主張，他確是一位熱情的、勇於面對自我的、值得我們尊敬的作家。

搬到愛城（Edmonton）之後，東方白每個星期例假都開車到「白溪」林中漫步與靜坐，藉此消除身體疲勞，讓頭腦獲得休息；減輕長年的憂鬱，豐富了文學的靈感。如今，東方白寶刀未老，其最新中篇小說《真美的百合》在文學表現上已臻爐火純青之境；沉省錄《思想起》也隨感隨寫，從未間斷。在可預見的未來，東方白將以充滿「智慧」的精短篇小說為寫作重點，我們將欣賞到東方白既有故事性，又具思想性，如同「莊周夢蝶」這般讓人深思回味的精短篇。

面臨科技時代浪潮一波接一波的衝

擊，有心人士不禁大聲疾呼：「文學已死！」在此情況下，對於台灣文學未來的展望，東方白的看法是，「文學」是用「文字」來描述「人類」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，只要「人類」不亡，「文字」就不會被其他的傳達工具所取代，文學也永遠不會消滅。他堅信，即使到了公元3000年，人類與生俱來的文學天線依然存在，只要頻率與時刻調合，文學仍會引發內心共鳴而令人感動落淚！總之，展望未來，雖然不樂觀，但也不必過於悲觀，文學最重要的是「作品」本身，百年之後，除了「作品」，一切成空。所以他將秉持一貫理念，全心全意寫出「真與美」的好作品，來美化台灣文學的花園，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！



圖 42 東方白作品書影。（許玉潔 攝）